

中風論

(下)

上海棋盤街
文瑞樓印行

上海文瑞樓書簒廣告

中西脈學講義

書為閩同安吳黼堂孝廉選述孝廉先代皆以醫名先生又以名儒兼精醫理竊惟脈學者診病之源至關緊要先生以諸脈書多非善本及取前代脈學各方籍擇其精切有據足徵實用者參之西說以會其通舉凡常法變法新久病法及察脈各玄機大率皆舊訣所未見及之本書於微妙中益參微妙精緻中更求精緻其視舊訣細切與否實驗與否讀者自能言之及書成名之曰中西脈學講義不謂脈訣而謂脈學因近世各省醫學校以次成立將與新醫校講新脈學也此書一出脈學必有定論不致如前之家自為說也其有裨我國醫學之前途豈淺鮮哉用上等中國連史紙精印裝訂二冊定價大洋八角

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初版

此書
有者
作權
翻印
必究

中風論二冊

定價
洋紙洋
六角

撰述者 同安 吳錫璜

校訂者 同安 蘇式經

印刷者 上海 文瑞樓

發行者 上海 文瑞樓

蘇州 綠蔭堂

總發行所 上海文瑞樓書莊

上海文瑞樓書籍廣告

吳黼堂
評註 陳無擇三因方

宋淳熙陳言著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分為十八卷其說分為三因一內因一外因一不內外因也四庫全書稱為條理分明方論簡要為世推重久乏刊行醫學家往往以善價覓求而不易覓閱中吳黼堂先生又以中東西學說隨各門逐條評註氣化形質闡發入微為醫門別開生面又於古人不治症補經驗方法洵醫林精本也本莊覓得家藏抄本用上等中國連史紙精繕石印有志中西醫學者幸望先覩為快焉裝訂八冊定價二元

聖濟總錄	王氏脈經	丹溪心法	瘍醫大全	外臺秘要	千金要方	瘍科心得集	名醫類案	溫病條辨	筆花醫鏡	湯頭歌訣	傷寒來蘇集	余註傷寒論翼	中西溫熱串解	中西脈學講義
六十冊	六冊	十二冊	十六冊	十六冊	十二冊	四冊	二十冊	六冊	二冊	一冊	四冊	四冊	六冊	二冊
中紙	中紙				中紙		中紙	中紙	中紙	中紙				
二十八元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二元	二元五角	三元	五元	二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三角五分	二角五分	四角	四角	二元四角	八角

以上十七症初起時或有或無者也

凡所必有之症乃偏枯中風之本症無此則非矣其有或無之症乃因其人受邪有輕重經絡有虛實人之形體起居不同故病證亦有不同也此皆從其初起而言之耳若夫纏延日久則人情百變病情亦百變雖大禹神聖亦不能鑄鼎象物窮盡怪相也然可愈不可愈尚可以約畧言之今併附數則於左

一偏枯日久以致骨節之間肌膚之內漸生痰涎外見浮腫者難愈人身生氣寄於津液亦猶天地生氣寄於水也凡天下之無形而有形者皆水也易曰天一生水試看草木昆蟲莫不皆然人身津液得衛氣以統之則能生血生肌若衛氣為風所耗則形體必瘦若津液停而為痰涎注於肢節肌膚之間則必始瘦而後腫內經謂風氣客於諸經之絡迫切而為沫又謂沃沫聚之則極肌膚而為腫者是也沃沫即痰涎也俗書不知此理或指為寒濕或指為脾虛誤矣殊不知此症多生於熱譬如以水擦手熱

則生泡。以火炙肌亦生水泡。可知熱從風生。沃沫微聚。亦如水泡而已。此因日久。衛氣大耗。一時難於復舊。故難愈。若無此。則易矣。

一偏枯日久。手足拘攣。不能屈伸者。難愈。內經曰。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筋雖為血所養。必得衛氣以溫之。而後舒卷自如。難經謂血主濡之。氣主煦之。若日久。衛衰。營血耗無以養筋。是由氣分而累及血分。由淺入深。故難治。

一偏枯日久。脈見沉細數急者。難治。凡中風之脈。必浮大而緩。考之靈素。仲師皆是如此。說驗之診治。亦是如此。脈有日久。而此脈猶不退者。有日久。而此脈盡退。獨見四時平脈者。有變見遲脈者。皆屬易愈。惟變成沉細數急者。最為難愈。所以然者。以其病已分入血分也。沉主血。分細為血少。數急為有氣。無血。蓋脈本宗氣。領營血而行。宗氣無形而悍急。營血有形而遲緩。二者相配。而後脈均。若無血。則宗氣獨行。故數急也。血不足以充之。故細也。一見此脈。便是營血已傷。故難愈。凡病以入營者。為重也。

以上皆節取大概言之。尚有風痺風懿風痺等名。未能詳及。然而中風諸義。則已括盡無遺矣。其左癱右瘓等名目。皆立自後人。徒有其名。究無實義。夫營衛行度。經絡淺深。靈素仲師皆言之甚詳。後人不知此處探求。輒暗中摸索。或謂中風為虛。或謂為火。或謂為痰。或謂為氣。或謂為風痰氣三者併合。或謂為風痰火諸邪夾發。究不能得病原實在。更有以中魔中暑中毒。一切混雜邪病。而分為類中直中者。此皆源流不清。內景不明。紙上談兵。無濟實用者也。

論風脈

中風之脈。其起首必浮大而緩。考之靈素仲師。其言既同。驗之診候閱歷。又千人如一。浮以手指輕重取之。大以脈之形狀取之。緩以脈之至數取之。呼至數即一。四至也。蓋風則傷衛。風為陽邪。故大。衛行脈外。故浮。病初起時。但在脈外之衛分。未入脈內之營分。其脈中之營血。宗氣依然照常行度。故緩也。緩是脈之動數。宗氣領營血而動。宗氣一呼。營血二動。宗氣一吸。營血

二動一呼一吸脈凡四動是名為緩乃是無病平脈。因中風但傷衛而不傷營故脈應照常緩也。然則何以辨邪風之輕重。曰浮大異常者其邪重。浮大同等者其邪輕。浮大畧見者邪最輕。斷病之法只取浮大為病脈。非指緩為病脈也。緩為平人之脈故不可作病看。然則但言浮大足矣。又何必言緩。曰古人言此正以明病不在營耳。若入營則不能緩矣。後人不識此理。往往將平脈混入病脈。此脈學之所以晦也。

其八風之邪。則又從浮大中兼見之脈別之。如風從東來者為木邪。主溫化。其大中必兼弦象。從南來者為火邪。其大中必兼滑象。從西來者為金邪。主燥化。從北來者為水邪。主寒化。其大中必兼緊象。從中央來者為土邪。主濕化。其大中必兼濡象。其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四維相併而來者。則各以其方之脈兼見之。如見其弦象滑象錯出。則為風從東南南來之類。凡此諸脈。歷斷千人。無一適者。孰謂脈法難憑耶。

八方之風分為溫熱燥寒濕五等之中。溫熱燥居其三。皆熱症也。寒則僅

居其一。濕則有從寒從熱之不同。可知中風一症。熱病居多。故南人中風較多於北人。而生平療病。每以涼藥奏功。其源皆從此中悟出。近日諸醫但執庸陋俗書。暗中摸索。輕者釀成廢人。重者卒致不救。不如勿藥為高。偏枯日久。則脈多變矣。然至一二年。而脈仍浮大。而緩者。此風邪與衛氣相合而不去。如銀之入汞也。其症必將復中。蓋陽邪未去。勢必再召新邪也。復中則病加劇。若治之得法。不但復中可免。即偏枯亦可愈也。其脈為沉細數急者。難愈。其脈變為遲者可愈。其脈浮大全退而見四時平脈者。易愈。中風在三陽經。則浮大之脈。寸部盛於尺部。在三陰經。則浮大之脈。尺部盛於寸部。若陰陽諸經俱中。則尺寸俱浮大如一。此分辨經絡之法。

論治法

治法無他。專從衛氣治之而已。衛氣有根本。有枝葉。有表有裏。衛出下焦。為腎間動氣者。根本也。從少陰之分。間行五藏。則為知覺性靈。間行六府。則為三焦氣化。此皆裏也。溫養形體。為守邪之神者。表也。從諸經而行於

脈外。則為運動形體。五官得之。而耳目聰明。四肢得之。而手足持行。此皆枝葉也。其根本在腎。附於脂膏。則為水中之火。如燈之附於油也。根本治法。有宜補火者。如燈之添草。則光焰益大。有宜補水者。如燈之加油。則長明不熄。世俗專以補火為事。則油竭者。光亦熄矣。其枝葉在經。溫於肌肉。則附於汗液。如樹木之以皮行津。得春夏陽氣。而後漿汁盛也。枝葉治法。有宜用散者。如樹之津氣通。則榮茂。有宜用收者。如樹之皮津泄。則枯槁。世俗專以斂補為事。則津壅者。樹必脹絕矣。是以欲衛氣之根本強。則當油草並加。不可專用熱藥。欲衛氣之枝葉盛。則當散斂兼施。不可專用補藥。凡治病養生。皆然。不獨中風也。

八方之風。雖有寒熱之不同。然皆為陽邪。况又從熱化者。五居其三人身衛氣。即是陽氣。以陽邪而與陽氣合。則水乳交融。毫無扞格矣。同類相求。而不相爭。此偏枯中風者。所以無惡寒發熱等症也。可知中風之傷衛氣。乃邪風與衛氣相混耳。其所以知覺運動。皆為之不靈者。譬如三軍之卒。

有一軍與賊私和。則號令不行。匪獨一軍不行也。勢必三軍皆為掣肘。觀望不前矣。故善治中風者。必先從而分之。使邪風與衛氣相離。而後風可淨。而衛氣仍為我用也。此侯氏黑散所以用白礬之意。喻嘉言謂為填塞空竅。夫白礬善消物。豈是填塞之藥。可謂鑿矣。

凡風之入。必乘衛氣之隙。其隙多起於內熱。蓋寒則衛氣斂。故冬時之人多無汗。熱則衛氣散。故夏時之人多大汗。寒則腠理閉。故無隙可入。熱則腠理開。故有隙可乘。其內熱或生於七情。或生於飲食。此所謂以內因而感召外因也。後人有所謂胃熱生內風而致者。其言甚是。然不知此為衛氣之病。究屬一得之見。嘉言謂猝倒不省人事。為陽虛而妄擬參附為治。總由不識衛氣有表裏之義耳。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煩勞則張。此論專言衛氣。煩勞即內熱也。張即開也。此衛氣因熱起隙之由也。又曰。辟積於夏。使人煎厥。辟亦開也。夏則腠理汗孔皆開也。煎即煩也。厥者逆也。謂氣逆於上。則多熱也。此皆言內熱。又曰。目盲不可以視。耳聾不可以聽。

潰潰乎若壤都汨汨乎不可止此即形狀中風昏不知人之象也

衛氣之隙由於表氣不固則散藥似不可用矣然用溫藥為散則不可若用涼藥為散乃至妙之法蓋涼則腠理斂而散則衛氣通嘗見偏枯兼有麻木者內經謂衛氣不通為皮痺不仁衛氣痺閉即麻木也或用養血滋陰之藥而愈者緣受病本輕得此甘寒陰藥解其內熱耳若受病稍重者便難取效可知此症非從血治也其過服溫補者多至成廢蓋此症本由於內熱而又多外熱之邪也

吳黼堂曰中風病主以涼藥散邪至精至切何世人不之悟耶

南方地土溫暖其人腠理常開而衛氣疏故多中風北方地方寒涼其人腠理常閉而衛氣密故中風者少惟尊貴溫暖太過偶有之然亦易愈也

南人中風後赴北方而愈者嘗見三人矣

俱服蘇合香丸愈

素問曰陰精所奉者

其人壽西洋志謂歐邏巴以北地寒人多壽葛溜巴處南四時皆熱其人其人不壽非虛言也凡久病者必先顧其脾胃以血氣之生發全憑脾胃之運

化也。然二者之治法判然不同。脾為陰為藏為胃行其津液者也。其治法宜燥燥則健。宜補補則強。故其藥宜甘溫。胃為陽為腑為水穀之海。其治法宜潤潤則化。凡亢土不能腐物宜通通則運。故其藥宜清涼。喻嘉言謂養胃與補脾有天淵之別。葉天士謂胃不強者以涼通之則強。脾不健者以溫補之則健。內經曰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寒飲即清涼養胃之義熱飲即甘溫補脾之義。腸即小腸也為受盛之地。凡水穀之腐化皆在小腸之內變腐水穀而後脾始挹其精微以生氣血。水穀精氣上輸於脾故不言脾而言腸也。喻氏葉氏之言正與內經合。特二君皆從治病悟出故立言不與內經同耳。

吳曰闡明脾胃性質精細絕倫

脾胃之治不同。然則何以別之。曰即以其病別之。其病起於寒症而不能食者則宜燥補脾土而用甘溫藥。其病起於熱症而不能食者則宜潤通胃氣而用清涼藥。不獨治病為然。即久病亦然。譬如偏寒偏熱之病既退之後猶不能食。投以涼劑則胃氣立開。世俗但知補脾之法不知養胃之

法。往往見熱病不食。輒以涼藥碍脾。疑而不敢用。其貽害多矣。李東垣作脾胃論。不能確切分疏。僅為調停之說。亦由傳派不清。內景不明耳。

其有先患熱病。後變寒症者。則用補脾法。先患寒病。後患熱症者。則用養胃法。凡病久脾胃不旺。仍各從其病為治。

吳黼堂曰。脾宜溫補。胃宜潤養。治脾胃之要訣也。凡病無不皆然。此法惟葉天士精之。

論藥餌

昔扁鵲但論脈書

經即難

未傳禁方。故無方論。因未遇傳人。而遽遭李謚之

害也。

秦國太醫自以技不

神農本經。伊尹湯液。又無傳書。往往為後世所

淆亂。張仲師有金匱方。亦多散佚。如葛稚川孫思邈之徒。皆剽竊金匱而

自為書。究不能明其旨。近世如李時珍之綱目。未免太雜。

雖小說妄談亦為採入以亂其

真故其書太雜

汪訥庵之本草。未免太迂。

淡竹葉臘草也乃隸水部其他舛謬亦多

方藥之道。幾於晦

矣。竊以生平所試驗。質諸仲景遺書。充類至盡。固可以意求之也。茲擇其

切要者列左。

病在衛氣則當從氣分用藥。衛氣有表裏不同。表者行津為汗。溫養形體之陽氣也。裏者受命之根。水中之火。即腎間動氣也。腎間動氣即衛氣之根。出於下焦。附於脂膏。為水中之火。其治有四法。

火衰者溫中以益之。如燈之添草也。其藥則有附子、肉桂、胡巴、故紙、乾薑、吳萸及椒、礞、茴香之屬。其方則有四逆、回陽理中。溫中之類。

火盛者壯水以制之。如燈之添油也。其藥則有地黃、白芍、知母、黃柏、元參、龜膠及丹皮、苓、連之屬。其方則有八味。知柏八味六味封髓。古有三才封髓丹固精之類。

火離於水。虛陽外浮者。則先用溫中引陽下歸於根。後用壯水戀陽。使不得越。則陰平陽秘矣。

火鬱於水。真陽不伸者。則於益陽之中。加以透發。如麻黃、附子、細辛之意。則陰退陽盛矣。

衛行脈外。為守邪之神。溫於肌肉。運於形體。為肌表之陽。其治有六法。
或表陽外閉。無汗煩悶。則發汗以疏之。如麻黃桂枝羌活獨活之類。
或表陽外泄。汗出不止。則固表以斂之。如白芍龍骨牡蠣附子黃耆之類。
或表陽太盛。肌熱如灼。則涼肌以解之。如石膏知母胡連地皮之類。
或表陽太虛。厥冷惡寒。則濕經以助之。如桂枝乾薑參耆香薷之類。
或衛氣盛於陽經。而衰於陰經。上逆者。則苦以降之。如龍胆枝子黃連蘆
薈之類。或衛氣盛於陰經。而衰於陽經。下陷者。則辛以升之。如升麻葛
根白朮黃耆之類。

以上皆從衛分審病用藥之大畧也。若夫中風之治。則又當細辨之。

風為陽邪。衛為陽氣。兩陽相合而不相爭。故無惡寒發熱等症。陽主開。故
有自汗。衛為風所清。則知覺運動俱為之不用。故猝倒不知人。仲景用獨
活以解外。因其有汗故只用輕表白菊秦艽以解風。白芍以固衛氣。歸身以附營氣。
白朮以安宗氣。尤妙。入白礬以澄之。不使風與衛相渾。以遺日後之患。此

侯氏黑散。所以為至當至確之法也。但中風必有從寒從熱之不同。則此方亦有加溫加涼之各異。特孫思邈從金匱錄方時多遺脫耳。

中風之從寒化者。何以辨之。曰其四肢必厥。必無汗。

寒則腠理閉

餘症與前同。

其治宜峻表。如麻黃湯加三生飲之類。當用防風通聖散而愈者五人。其方即麻黃桂枝防風羌活白朮白芍當歸枳殼大黃芒硝也。因藥力甚猛。自能分開邪正。故不加入白礬。

中風之從熱化者。何以辨之。曰其舌必枯。

乾裂如錯

四肢必熱。必大汗。

熱氣餘所蒸

症與前同。其治宜涼解。如清涼飲子及玳瑁散主之。然總不如白虎湯。竹葉石膏湯為妙。生平常用此二方治十餘人。皆有殊效。亦因藥力甚猛。自能分開邪正。故亦不必白礬澄之也。

以上二條皆初起用藥之法。若不如是。多至拘攣痿廢矣。其後治之法尤當細辨。

中風數日之後。人事漸醒。諸症漸減者。邪風衰也。然餘邪之與衛氣相融。

者必不能靜。衛氣之為風耗者，必難驟復。故往往有偏枯善忘諸恙。其治又當從養營養氣之中，加入竹瀝、荊瀝為引。或加羌汁為引。

初起從寒化者，可加熱化。

者然藥力既輕，取效必不能速。又宜久服之，乃能有功也。蓋竹瀝、荊瀝乃草木行津之處，衛氣之在表亦如樹木之以皮行津，故用此為引。

中風日久，則衛氣必衰。欲在表之衛氣盛，必須益其腎間動氣。如樹木培其根本，則枝葉暢茂也。若專用芪朮以助表陽，則宗氣必僭而生熱而風

之餘邪不除。

人參黃芪白朮皆補宗氣之藥。

若加入歸芍、地黃以配之，則又僅生營血而已。而於衛氣無益。若用桂附之類，雖能益腎間動氣，亦易於生熱。昔人創

易老地黃飲子，用桂枝、附子與生地、麥冬、白菊同用，服之亦有效驗。

必加竹瀝。

荆瀝方效。然總不如紫河車之妙。其性得血氣之餘，既非草木可比，且又不寒

不熱，而為衛氣生發之源。蓋人身結胎時，其形如兩甲，即兩腎也。此衛氣

受生之始。河車即從此兩甲而生，以包護於五官四體之外，即衛氣外行

軀殼。衛外為固之始，以血肉之屬為血肉之補，同氣相求，乃無上妙品也。